

中国音色

赵聪



委员笔记

做好一名文艺志愿者

张凯丽

我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上世纪60年代，涌现了一位全国人民都熟悉的英雄模范人物——雷锋。他的平凡而伟大的事迹由部队传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感动了亿万人民群众。每年全国各地都会掀起学习雷锋的热潮。大学时期，在参加学雷锋主题的诗歌朗诵活动时，我还充满敬意与感动地写过赞美雷锋的长诗，入伍当兵之后我更是将雷锋作为榜样，以雷锋精神作为引领，把做一个人的好战士作为行为准则。

前不久，中国文联在评选“四个100”先进典型时，我有幸入选，作为“最美志愿者”，这让我很有感慨。从没想过获什么奖，但是这个奖，让我想起我从事30年以来的许多往事。

在从事表演行业后，我饰演过很多深受观众喜爱的正面角色，他们在人品作风上都有善良、友好、热情、乐于助人的特点，而这些其实都是雷锋精神所包含的内容。最让大家熟悉的当然就是《渴望》里的刘慧芳。作为文艺工作者，我认为，我不仅要饰演这种正能量的形象，作为个人，也要从行为上，作出表率。所以多年来，我个人也始终坚持从事公益事业，以回报观众对我的支持与喜爱。我跟随文艺志愿服务团队参加各类慰问演出、下基层活动，走进山村看望留守儿童、每年寒暑假免费为中小学生演出；参加“送文化进军营”演出活动，向人民解放军表达最崇高的敬意，还亲自前往角山哨所，探望戍守边关的战士们；武汉疫情、吉林疫情、河南水灾等重大社会事件发生时，我都第一时间捐款援助，为解决武汉疫情后的农产品滞销问题，我代表北京市政协和其他主播一起进行公益助农直播……不久前，我前往北京一所智障人士服务中心、孤独症儿童康复中心，为他们送上米面油、牛奶、蔬菜、肉类、零食等众多爱心物资，现场为孩子们做了红烧肉。看着那些孩子们，我心疼他们，忍不住为他们流下眼泪。

曾与热情的工友同台献唱，也与老乡亲们一起载歌载舞；除此之外，我还走进山村看望留守儿童、每年寒暑假免费为中小学生演出；参加“送文化进军营”演出活动，向人民解放军表达最崇高的敬意，还亲自前往角山哨所，探望戍守边关的战士们；武汉疫情、吉林疫情、河南水灾等重大社会事件发生时，我都第一时间捐款援助，为解决武汉疫情后的农产品滞销问题，我代表北京市政协和其他主播一起进行公益助农直播……不久前，我前往北京一所智障人士服务中心、孤独症儿童康复中心，为他们送上米面油、牛奶、蔬菜、肉类、零食等众多爱心物资，现场为孩子们做了红烧肉。看着那些孩子们，我心疼他们，忍不住为他们流下眼泪。

从艺30多年来，我一直在志愿服务的道路上努力办一些实事。因为雷锋精神早已深入我们的思想和血液，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受到这样的肯定，也更加坚定了我继续坚持，践行善良待人，助人为乐，乐于奉献的行事准则。我会继续努力，也希望雷锋精神能够一代代永远传承下去，让我们的社会充满更多温暖与爱！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影视表演艺术家）



方式——艺术家们手持乐器，一边示范一边在同一份乐谱上圈点点点——这样的情景生动地诠释了“音乐无国界”的真正内涵。

上述“混合乐队”的发生与发展，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知识体系，也为我们打开了新思路，这样的模式在“中国—埃及民族音乐会”“中法文化和旅游年开幕式音乐会”“中柬人文交流年开幕式”“‘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文艺演出”“中朝友好年开幕式音乐会”“中俄建交75周年专场音乐会”等重大国事演出中得以沿用，随着交流的累积，曲目库存不断增加，民乐团也不断扩容，我们吸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收获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这一理论成果带来的实践成效。

自信已建立，时机已来临，在频繁的对外交流中，我们制造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声音景观，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打破了传统的地理疆域界限，形成了“第三空间”，中央民族乐团还在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的资助下，建设国际公众平台矩阵，通过新媒体与许多国际知名乐团进行云端互动、连线合作，以“欢乐春节”“国际音乐节”等活动为载体，创作了多部适合网络传播的融合作品，在全球获得了非常可观的点击量，我们不但“走出去”，而且“带回来”，发起了中央民族乐团“世界云乐团”的长久计划，用“以乐会友”的方式邀约世界各地的音乐家加入计划，形成一个逐步壮大的“音乐共同体”。

细数这些年中央民族乐团音乐外交的点滴，悄然发现，在实践中新增了许多模式，我们既有彰显泱泱大国风范的大型民族管弦乐队，还有小型化、多样化的民族室内乐组合，以及传达“以和为贵”核心理念的混合乐队，既有线下一对一的交流研讨，也有线上“鸿雁传书”的互动连线。无论哪种模式，何种形式，都以可观可感的方式，充分展现民乐在构筑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的重要作用。梳理我们的对外交流经历，将个体的表述与集体的记忆连接在一起，表达置身新时代的骄傲与自豪，我们今天书写的就不仅仅是中央民族乐团和中国民乐的历史，更是新时代的历史。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民族乐团团长）

张汀先生抱病出席了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第二十三届年会，这是张汀先生最后一次参加年会。他在会上再一次强调说：“民间美术是一切造型艺术的根，如果没有民间美术，也就没有一切造型艺术。现在有新一代从事这项工作，我非常高兴，这对我们子孙后代的艺术发展大有好处。”

他说，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曾涌现出许多为捍卫民族尊严、抵御外侮、出生入死的民族英雄。为保护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同样也是我们民族的英雄，代表了我们的民族精神。

一位心系人民的企业家

张汀先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艺术创作的执着追求。他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的壮美山河，始终担当着一位艺术家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战争年代，他以漫画讽刺丑恶，打击侵略者。和平时期，他多次主持国家对外展览的设计工作，为促进中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他是当代中国公共艺术的开拓者，曾领衔首都机场、北京地铁、长城饭店等大型壁画创作。他为装饰绘画创作开一代新风，在艺术设计、动画艺术、舞台美术、书法艺术、环境艺术、服饰艺术等多方面成绩卓著。在艺术上，张汀先生说：“我要画什么呢？总得那个事物让我激动，打动我。”

张汀先生除了创作首都机场壁画《哪吒闹海》之外，还创作了一幅巨幅刺绣壁画《长城万里图》。这幅壁画由张汀先生用焦墨笔法绘就，又请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的绣娘们以彩锦绣工艺绣出，作品大气磅礴，气势恢宏，堪称20世纪80年代中国壁画的一件巨制。张汀先生坚持尊重艺术规律。他说：“一个艺术家同时是一个美学教育家，应当使群众在欣赏、真正民间的优秀艺术都是想象很奇特、表现很大胆的，为什么一到提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时，就把这个给忘了？”

人们回顾张汀，怀念张汀，他的精神，令人高山仰止；他的思想，我们铭感于心；他的风范，山高水长；张汀先生没有离开我们，他依然和我们在一起。

（作者系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主任）

又跨越所有国度，琵琶与交响共鸣，“中国音色”与“世界音响”并行，这是我们与世界链接的方式，更是开放的中国主题中应有之义。

2019年6月，中央民族乐团接受委派在莫斯科大剧院参加“中俄建交70周年庆祝大会暨文艺演出”，我演奏的曲目是《绽放》，但与国内常规琵琶协奏版本不同的是，这一次由我与俄罗斯三角琴演奏家亚历山大·尼古拉丘克共同担任主奏，为了缓解紧张的备场气氛，我在后台化妆间与同台合作的尼古拉丘克以即兴演奏的方式“破冰”，我们以广为人知的俄罗斯名曲《野蜂飞舞》为母题进行变奏，双方不断在自己的乐器上呼应作答，几轮角逐，最后在《绽放》的爵士风民歌旋律上得到圆满“结题”。也许是我们相互启发发生了作用，两件乐器融合在一起的效果超乎想象，我们精彩的演绎、默契的配合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热情。

演出的成功，让我更加意识到，对外交流传播，需要大胆改变“以我为主”的灌输方式以实现更高质量文化输出。我们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可以找到让各国观众产生“共感”的连接点和切入点，能够润物无声地讲好中国故事。

2023年3月，我带领中央民族乐团赴西班牙参加“文化和旅游年开幕式音

音乐会”，那次交流演出，我们并没有安排常规的“百人大团”，而是遴选了一支仅有30人的年轻队伍，我们试图以一种并非以量取胜来彰显大国形象的独特方式完成任务。

为激发当地观众的兴趣，乐团针对性地创作了一批既有中国特色又能激发西方观众共鸣的乐曲，首次采纳中西乐队合奏的形式邀请当地艺术家同台演奏。其实，因文化和观念差异，两国艺术家初见之时并没有想象中的热情与友好，甚至在些许冷淡中还夹杂着傲慢，推进交流举步维艰，对方迟迟未能提供演职人员名单，还故意回避宣传拍摄镜头，但几天相处下来，却变成了另外一种景观：中国音乐家认真倾听西班牙音乐家的演奏，西班牙音乐家则为中国同行真心鼓掌，他们携手并肩，默契到不辨彼此，演出结束时对方立即以十分亲近的态度向我们发出再度合作邀请。担任那场音乐会的指挥家鲁本·吉梅诺感慨道：“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种融合乐队的声音，虽然此前对琵琶和二胡有所耳闻，但从来没有听过它们合奏，无论是演奏技法还是艺术表达，演奏家们的演绎都令人震撼，我们一起制造了美妙的声音！”

在此之前，我们担心语言是最大障碍，特意艺术家们聘请了翻译，不过，当大家真正投入音乐之中时，根本不需要任何语言和翻译，艺术交流自有一套沟通



我见我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外文化交流，更加注重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国际传播，充分展现平等相待、和而不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给国际关系带来新风范、注入正能量。中国民乐作为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在这一事业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在外交活动中形成了比以往更丰富、更多元和更具中国气派的风格特征。而把中国民乐提升到这一新层面的，就是集理念倡导、战略决策、体系建构于一体的“大国外交”体系。在此，我仅选择几件小事，从“微观视角”体察新时代的变迁、繁荣与发展。

2016年，我参加了G20杭州峰会文艺演出，在这场聚集二十国领导人的盛会上，我演奏的是传统乐曲《春江花月夜》（琵琶与交响乐版），登临舞台，真切地感受到国乐伴随着国家的强大而响亮，这是祖国赋予我们在西湖上尽显豪情的底气 and 力量。当晚，上演的曲目还有俄罗斯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法国德彪西的《月光》，德国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欢乐颂》，这些经典作品汇聚一地、风行世界，一首乐曲，代表一个国家，



艺文丛谈

忆张汀

孙建君

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以20世纪50年代北京十大建筑装饰为代表，这所学校的装饰与艺术设计，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学校培养的学生，一直是当代中国设计与工艺美术的佼佼者与骨干力量，源源不断输送到社会各个领域中去。张汀院长的名字与他为这所学校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他所设计的校徽、标识和《装饰》创刊号的封面等等，都与这所学校的成长历史和当代中国的工艺美术事业永远联结在一起。今天，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已并入清华大学，当年的校园也已不复存在，但张汀先生和学校几十年凝聚的人文精神与学术传统，将永远是曾经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作和学习过的人们心中抹不掉的记忆和丰碑。

一位保护民间文化的先驱

张汀用自己的一生，将一腔热情倾注于中国民族民间艺术的保护与弘扬。张汀先生不论是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工作期间，还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担任学院领导工作的30多年时间里，在学校办学中他都尽力贯彻民族、民间的思想，提倡工艺美术设计与教学应该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派。

在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时，当时民间工艺还没有被挖掘，没有被很好地加以介绍，很多人不理解，甚至有的人不承认，他就带着学生下去收集民间工艺品。他认为，民间工艺品绝大部分是生活日用品，是老百姓在耕稼之余的农闲时间里做出来的东西，它们出于劳动者之手，它们的审美趣味、加工，都是非常清新健康的。他还请民间艺人来学校，如面人汤、泥人张、皮影路，给他们每人搞个作坊，带徒弟。当时他所

做的这一切，都为几十年后，中央美院和中央工艺美院开展民间美术和民间工艺教学埋下了火种。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张汀先生在北平美专读书时就开始创作学习民间的作品。他后来回忆说：“学校办周年校庆作品展，我参展了一幅作品，用的是小时候在家乡办丧事，做水陆道场时画的水陆画的形式，我用这种民间绘画的形式画过一张很大的画。当时学校提倡文人画，一看民间画都觉得挺俗气……从那时起，我对民间的东西就一直没有放弃，尽量挖掘、利用，为现代美术服务。”

记得1983年初夏的一个下午，廉晓春老师带我去张汀先生白家庄的家，向他汇报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的筹备情况。当时师母陈布文先生在家，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可以感受到廉晓春老师与张汀先生和师母的感情十分深厚。整个下午，廉晓春老师都在和张汀先生谈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的筹备工作，谈得非常激动与兴奋，仿佛在迎接着一个盛大节日的到来。

1984年11月张汀先生在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学术年会上，发表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工艺美术之根》的长篇讲话。他说：“我们研究民间艺术，除了保存发展以外，还要吸收学习，为了今天的创新。”多少年来，数不清他曾在家热情接待过多少来自大江南北的民间艺人，又曾为多少民间艺人的展览与作品题词，鼓励他们继承和发展中国的民间艺术。在如何正确对待民族民间艺术方面，张汀先生一再强调并提醒，要提高对民间艺术的审美能力和水平，这对于我们从事民艺研究的人和广大民间艺人，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与深远意义。

张汀先生对民间艺术的未来发展始终充满信心，他说：“我们的民间艺术今后不但不会衰亡，还会更加兴旺。”2008年12月12日，

一位艺术教育大家

半个多世纪以前，张汀先生与他的同事们共同创建构筑了一所当代中国艺术设计及工艺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这所学校的建立，代表了当代中国艺术设计及工艺美术的发展方向，几十年来，“为美化人民生活服务”被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几代学人奉为主臬。这所学校不断完善的专业设置和遍布全国各地的高等院校中的艺术设计及工艺美术专业院系、工艺美术中专学校与技工学校，标志着当代中国艺术设计及工艺美术教育的大厦和教学体系的建立。

建校之初，这里汇聚了当代中国大部分最优秀的艺术设计家和工艺美术教育家，庞薰琹、雷圭元、张光宇、高庄、郑可、陈叔亮、吴邦、柴扉、徐振鹏、袁运、祝大年、梅健鹰、程尚仁、汤子博、张景祜、卫天霖、吴冠中、阿老、白雪石、尚爱松、邱陵、潘昌侯、奚小彭、温练昌、袁运甫、常沙娜、陈汉民、余秉楠、田自秉、黄能馥、王家树、李绵璐等一个个在工艺美术学界耳熟能详的名字闪烁着时代的光彩，张汀先生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曾是一所具有优良学风、人文精神和优秀学术传统的享誉海内外的中国大学，艺术设计、装饰风格和工艺美术史论研究作为这所学校的特色和发展张力，引领时代潮流。我们知道，一所大学的精神和传统，往往要经过几代人的心血浇灌与培育才能形成。

有时，一所大学的精神和传统往往又与这所大学校长的思想、情感、学养和人格魅力紧密相连。张汀先生一生对传统的坚守、对艺术的追求、对人才的呵护和宽广慈悲的胸怀，曾对这所大学精神与传统的形